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在孤独的湖畔生活中,与人生
进行着对话,并在对话中追求着深刻。

WALDEN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瓦尔登湖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张悦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THE LITTLE GREEN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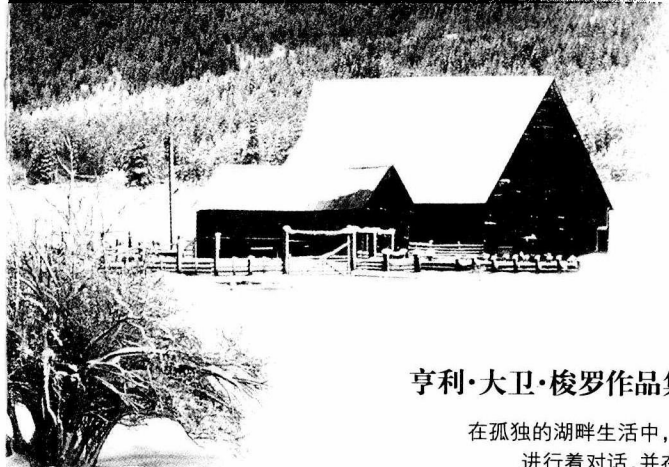
WALDEN

IN TWO VOLUMES.
Edited by Elizabeth Folsom

瓦尔登湖

THE LITTLE GREEN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在孤独的湖畔生活中,与人生
进行着对话,并在对话中追求着深刻。

WALDEN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瓦尔登湖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张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美)亨利·大卫·梭罗(Thoreau,H.D.)著;张悦译.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17-2367-7

I. 世… II. ①亨… ②张…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819 号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瓦尔登湖

作 者/[美]亨利·大卫·梭罗

译 者/张悦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董文莹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2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7.20 元(四册)

书 号/ISBN 978-7-5317-2367-7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与作品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1817 年 7 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小镇, 曾就读于康科德学院, 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梭罗是 19 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作为 19 世纪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被后人所推崇。梭罗的作品流露出深刻而悠远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 在工业时代的今天, 成为奔波、忙碌于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心灵洗礼的圣殿。

梭罗鼓励人们追求“简单些, 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 提倡人们将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踟躅徘徊的时间用来品味思想的醇美、体味生命的真谛, 他认为: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梭罗回归大自然的体验和其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对这种自然主义思想的最好实践。无论是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那一周难忘的航程, 还是瓦尔登湖畔那离群索居的宁静生活; 无论是科德角海岸上海风的轻唱, 还是缅因森林中白松的低吟, 人们仿佛能够跟随着梭罗的文字远离喧嚣与浮躁, 在一片思想的净土上与大自然朝夕相处, 伴着日升月落、伴着朝露夕晖, 展开一次次心灵的漫步, 沐浴生命那温柔的光华。

这本《瓦尔登湖》是梭罗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1854 年出版以来, 不知再版了多少次、出版了多少个版本。1845 年, 梭罗在家乡康科德镇附近的瓦尔登湖畔花 29 美元建造了一间小木屋, 开始了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实验性质的隐居生活。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实验”, 是因为梭罗想以此证明一

个人其实只需要花费极少的时间来从事汲水、种菜、采摘等工作就足以维持生计,而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思考、阅读、写作和亲近大自然;然而,“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在较为宽松自由的国度里,也只会让无知和错误纠缠他的人生始终,让虚无的忧怒和无休无止的粗活计占据着一生,甘美的生命果实却不能触手可及”。

除了提倡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之外,字里行间闪耀着的哲学思想的光辉也是《瓦尔登湖》堪称经典的原因之一。在孤独的湖畔生活中,梭罗无时无刻不在与人生进行着对话,并在这样的对话中追求着深刻。与我们通常印象中哲学那缜密的逻辑体系相比,梭罗的哲学并没有什么系统性可言,然而正是他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行为背后所挖掘出的思想,展示了最质朴的人生深意。正如著名评论家贝克曼所说:“不论用什么哲学术语来分析梭罗,他的作品都是在最广泛的哲学意义上对各种世界观的描述。”

对现代人而言,梭罗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精髓无疑有着警世的作用。在书的结尾处,梭罗说:“对我们而言,遮挡我们双眼的光线就是黑暗。只有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天才破晓。来日方长,太阳只是一颗启明星而已。”《瓦尔登湖》无疑是启明星中的一颗,引领着人们去迎接心灵的曙光。

目 录

CONTENTS

经济篇 \ 1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标 \ 49

阅 读 \ 60

声 音 \ 67

孤 独 \ 78

访 客 \ 85

豆 田 \ 94

村 庄 \ 102

湖 \ 106

贝克农场 \ 122

最高的法则 \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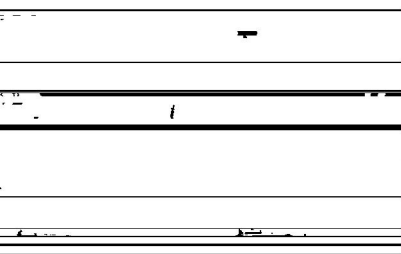
与兽为邻 \ 136

温暖的木屋 \ 145

昔日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 156

冬之兽 \ 165

冬之湖 \ 172





经济篇

◆ 致读者

当我写下以下这些文字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写下其中的大部分篇章时,我正独自一人隐居在林间,方圆一英里内没有一位邻居——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岸,亲手建造了一座房屋,并仅凭借着自己的一双手维持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在,我已经远离了森林,又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了。

我不会过多地提及我的私事,不想以此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关注,而且,我认为,即使好奇心极强的读者也不会对我的生活模式感到丝毫的兴趣;尽管有一些生活琐事看起来似乎不切题,但就我当时的境遇而言,它们再自然不过了。有人问我,以什么为食,是否寂寞难耐,是否感到害怕等等;也有人很好奇我将自己的哪部分收入投入了慈善事业;还有一些富贵之人很想知道我赞助了多少可怜的儿童。因此,我请求那些对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读者,如果看到我在本书中对这类问题做了回答,还望原谅。

在我的大多数著作中,我都将第一人称代词“我”省略了,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将它保留了下来;或许,就自尊自大方而言,这是与先前的著作最大的区别了吧。众所周知,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最形象、也最生动。如果我了解别人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多的话,我大可不必过多地谈论我自己,但遗憾的是,由于我的生活阅历浅薄,所以难以随心所欲地展开主题。另外,当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时,就会要求其他的作者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淳朴而真实的叙述,而不是仅仅去空谈他从

别人那里听来的生活感悟,而且这样的叙述要像他寄给远方亲人的家信一样感人肺腑——如果他生活得很真实的话,那么他也一定生活在遥远幽僻的地方。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清贫的学生而创作的,至于其他的读者,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部分来阅读。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能把衣服穿在身上而故意拉长裂口,因为尺寸适中的衣服才最适合自己,削足适履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所谈及的一些事,并非涉及到古老的中国人和桑威治岛上居民,而是与这本书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人民息息相关。有些内容是关于你们的生活环境的,尤其是你们周围的外在环境,比如你们生活的这座城镇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环境——无论这有无必要,无论你们这种糟糕的生活方式能否得到改善,我都要在此书中提出来。

我已游历了康科德的许多地方——商店、政府部分、农场,几乎各处都游遍了。在我看来,这里的居民似乎正在以各种各样奇异的方式进行着苦行。我听说,婆罗门教徒经常面对着炽热的阳光席地而坐,而四周竟是熊熊燃烧的烈火;有的教徒头朝下将自己悬吊在火堆上;有的则高高地抬起头,凝神仰望天空,他们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种姿势,“直到脖颈扭曲变形,除了液体,任何食物都无法流入胃中”;有的双脚拖着锁链,寄居在树根下;还有的像一只毛虫一样在地上爬行,用身体丈量着君王的辽阔疆域;有的则单脚独立,站在梁柱上面——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都远不如我亲眼目睹的苦行方式更加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与我的同胞们所承受的苦行相比,赫拉克勒斯^①的12种苦役甚至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仅仅是12种,而且终有结束的时候;然而,我却从未见过这些镇民宰杀或捕获过任何巨兽,也从未见过他们的苦役有结束的时候。

在城镇中,我认识3个年轻人,他们的不幸就在于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牛棚以及各种农具——抛弃这些身外之物远比去获得困难得多。或许,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原,被一只狼哺育长大,那倒好一些,因为那样的话,他们至少可以用更加敏锐的目光去审视自己终身在其中劳作的那片土地。究竟是谁让他们沦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当别人陷入为了生存不得不啃食污泥的困境时,他们却可以拥有60英亩肥沃的田地?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开始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这种世俗的生活,为这些继承来的累赘辛辛苦碌,尽力让自己过上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我曾见过多少可怜的灵魂被重担压得几乎难以呼吸,他们在生活之路上艰难地匍匐前进,为赚得一个40英尺高、75英尺长的谷仓卖命劳作,他们的牛棚从未干净过,他们在100英亩的田地上耕地、割草、放牧、植树,终其一生!而那些没有财产可继承的人,虽然少了这些不必要的累赘,但仍要为自己这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开垦土地、辛勤耕耘。

然而,人们被这种种苦役束缚了手脚实在是一种错误。人类健壮的躯体不久

就会被犁成土地的肥料了。依照客观的命运而言,人们必然会沦为财富的奴隶;正如一本古老的书中所言,有人积攒的钱财已堆得长了蛀虫,开始发霉腐烂,甚至多得引贼入室——这简直就是愚人所过的生活,他们直到临死之前才会发现这一点。据说,丢卡利翁^②和皮拉只将石头随意一扔就创造了人类——

从此,人类铁石心肠,在世上承受着千辛万苦,
验证着自己的根源。

后来,罗利又以他洪亮的嗓音吟唱了两句:

从此,人心如磐石般坚硬,且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由岩石而来。

粗心大意的神祇如此盲目,只随意将石头从头顶扔过身后,根本不在意它们会落在什么地方。

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国度里,也有极大一部分人仅仅由于无知和过失,就被生活中不必要的忧虑和过度的苦役所累,根本不懂得享受生活中真正的快乐。他们的手指由于不断地辛苦劳作,已变得粗糙不堪、颤抖无力,因此已无法采摘甜美的生命之果。实际上,始终都在操劳的人并没有时间让自己变得日臻完美,他无法与他人维持一种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在市场上将会大大贬值。除了充当一台干活的机器以外,他没有时间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他的成长需要这种无知——谁又能始终如一地善待他呢?在评价他之前,我们应该经常不计报酬地为他提供衣食,用我们的热情使他恢复活力。我们本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结出硕果的花朵一样,只有通过细腻柔和地处理才能得以保全。然而,我们并没有如此温柔地对待自己 and 他人。

■ 大多数人的烦恼和忧虑

众所周知,在你们这些读者中,肯定不乏生活困苦之人;大多数人已经对生活的艰难深有感触,甚至可以说,已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毫不怀疑,在你们当中,已经有人无法为腹中的食物付账单,或许,有些人的外衣和鞋子很快就要穿破了,或者已经磨损得破烂不堪,但却没有钱购置新衣物,又或许,有人是从雇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一个小时读到此页的。在我那饱经沧桑的、已变得极为敏锐的眼光看来,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过着一种低劣卑微的生活。有的人总是处

在生活的低谷,也曾尝试着通过做生意的方式来摆脱负债累累的困境,从而深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潭中,正如拉丁语中所说的“总是困在别人的铜币里”——他们的钱币的确是由黄铜所制;他们为别人的铜币活,为别人的铜币死,最后又被别人的铜币所埋葬;他们总是许诺明天一定能还清债务,而却在今天撒手人寰,欠下的债务到临终也尚未还清;他们活在世上时变得庸俗至极,通过各种方法寻找阿谀奉承的机会,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不至入狱;他们言不由衷、胁肩谄笑,为他人投票选举,始终将真实的自己伪装在一个坚硬的坚果壳中,而外表却装作一副慷慨大方的绅士风度,以争得邻人的信任,从而获得为他们制作鞋子、衣帽、马车篷,以及为他们去购置杂货的机会;他们弄得自己劳累不堪,但仍拖着疲惫的身躯积攒钱财,将它们包好藏在一只旧箱子底下,或者装在袜子里塞在灰泥墙缝中,甚至为了安全起见,将储钱罐埋藏在砖块中——无论钱的数量多少,总要东藏西藏一番。

有时,我很奇怪我们为什么如此鲁莽轻率,会去盲目照搬那恶名昭著的黑奴制度。现在,无论是在美国的北方还是南方,尖酸刻薄的奴隶主无处不在。南方的奴隶监工冷酷无情,北方的监工更加苛刻严厉,然而,当你监督你自己的奴隶时,甚至比他们还要卑鄙恶劣。休想在我面前谈论人性的神圣!看看那位在外奔波劳碌的赶牲口者,他夜以继日地赶往集市,不知在他的心中是否也存有某种神圣?他最高尚的职责就是为马提供草料与饮水!与运输业相比,他的命运对他而言又算什么呢?难道他非要给一位乡绅驾驭联畜吗?难道他的命运真的如此神圣而不朽吗?你看他那缩着肩膀、鬼鬼祟祟的样子,整天忧心忡忡、一脸茫然,既不神圣又非不朽;他之所以落得这般下场,完全是因为被自己狭隘的思想禁锢住了,他墨守成规的做法造就了他现在的境遇。与我们自己的观点相比,舆论只不过是没权威的暴君而已。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当今西印度的一些地区,自我解放甚至还是一种虚幻的空想——奴隶解放者威尔伯福斯^③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思想带到那里呢?同样,再去想一想我们这块大陆上那些整天编织着梳妆垫的妇人们,直到临终时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她们对自己的命运竟丝毫不予理睬!仿佛无论她们怎么消磨时光,都无损于永恒似的。

大多数人的心底都隐藏着一种对生活的绝望,所谓的顺从恰恰就证实了这种绝望。他们从绝望的城镇走进绝望的乡村,借助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寻求慰藉。即使在各种所谓的人类的娱乐和消遣中,也潜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永恒的绝望。在他们心中没有快乐可言,因为真正的快乐要抛开一切的烦扰。智慧的人从不去做令人绝望的事情。

当我们严肃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的所需之物,以及如何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似乎每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会选择最常见的答案。事实上,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选择。然而,

机智而健全的心灵总不会忘记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准时升起,因此,放弃我们的偏见从不会为时过晚。无论是思考还是行动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然而,古人流传下来的至理名言,没有经过验证就被人们代代传诵。今天人人称道的真理,或许到了明天就会被验证是一种谬论;有些人被笼罩着虚幻烟雾的不切实际的观点蒙蔽了双眼,还以为那是即将给他们的田地带来雨露的云团。那些古人认为无法办到的事情,你也要敢于尝试和创新,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所在。古人固有古人做事的方式,但后人也有后人处世的原则。古人只知道不断地添加新燃料可以保持火势旺盛,却不知道把水壶放在几根干木条上就可以将水煮沸以供饮用,更不知道后人还可以像飞鸟一样环绕地球、遨游太空;从某种程度而言,后人已经打破了古人墨守成规的思维模式。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不能仅凭年龄就说自己有资格成为年轻人的导师,因为他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怀疑,最有智慧的人是否真的发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事实上,老一辈人并没有什么中肯的忠告可以劝勉青年一代,他们的生活经验如此的狭隘,正如他们深信不疑的那样,由于某种个人原因,他们一直过着如此悲惨失败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老人的阅历中仍掩藏着某种信念,而且他们看上去的确不像实际年龄那般苍老。我已经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十多年了,却从未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一句颇有价值的话语或是一条诚恳的建议。他们总是用一些不得要领的话语来教育我,或许他们也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未尝试过的实验;然而,即使我的先辈们已经尝试过了,他们的经验对我也丝毫没有帮助。如果我对生活有一种自认为颇有价值的感悟的话,那么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的导师对此从未提及过。

一位农夫曾对我说:“你不能仅以蔬菜为食,因为它无法为你提供骨骼所需的营养成分。”于是,他白日里花去大量的时间去为他骨骼所需的营养而辛勤地劳作,他一边跟在耕牛后面,一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着这些道理,但他那对拖着主人和笨重的铁犁艰难前行的耕牛,不也正是以草为食吗?在一些场合,有些东西只被当做生活的必需品而已,但对于最无助的人或是病人来说,它们甚至成了一种奢侈品,而对于某些地方的人而言,那或许是从未见过的稀罕之物。

在某些人看来,人生的各个领域仿佛已经全被先辈们涉足过了;无论是美丽的高山,还是幽暗的低谷,似乎任何地方都已留有他们的足迹。依照伊夫林^④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对树木应以多大的间隔来栽种作了统一的规定,让国民当做法令一样去遵从;罗马的执政官也规定了国民去邻人的田地采集掉在地上的橡树果的次数,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次数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规定了把捡拾的橡树果分给邻人的具体数量”。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⑤甚至还为后人留下了修剪指甲的方法,即:指尖处要削平,留下的指甲既不能太长又不能太短。毋庸置疑,那些

冗长乏味生活琐事像亚当一样古老。然而,人类的才智不可估量,我们不能以任何先例为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能力。因此,不管到目前为止你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你尚未完成的事情妄加评论”。

我们可以通过千百种实验去尝试我们的生活,如照亮地球般把光芒洒向其他星球。假如我能将这一点牢记于心,我就可以避免犯错,然而,我在锄地时并没有领悟其中的道理。今夜的星辰,闪烁着何等奇异的光芒!此时此刻,在茫茫宇宙的各样官邸之中,又有多少相去甚远、千差万别的人们为了同一个问题而苦思冥想呢?大自然和人生正如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形式各异。谁能为另一个人指定他生活的前景是什么样子呢?还有比两个人相互凝视的那一刻所传递的情意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游历完历史的所有时代,甚至可以看透所有的历史变迁。历史、诗歌、神话!我知道,再没有什么比阅读这些更能增加一个人的阅历了。

通常情况下,我的邻人称之为善的东西,在我的内心深处,我都认为它们是恶的;假如一定要我找出某些后悔之说的话,我想极有可能是我曾做过的那些善行。我究竟被什么样的妖魔附体,竟表现得这般善良?你或许会说,老兄,这是你所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你已年过七旬,而且备受晚辈的爱戴——然而,我却听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声音告诉我要远离善行。后代像抛弃了一只搁浅的船只一样,将祖辈的事业弃置一旁。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对很多事情深信不疑,即使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或许,我们应该少关心一下自己,而是多多地关怀他人。大自然接纳我们的坚强,同样也会宽容我们的软弱。一个人若是整日忧心忡忡、忐忑不安,那么他几乎可以说已患上了不可治愈的疾病。对于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刻意地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又有多少工作尚未完成啊!我们唯恐自己被累垮,我们是何等小心翼翼!我们一整天都保持着警惕,而到了夜晚又违心地祈祷,把自己托付给多变的天数。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谨小慎微又如此诚恳,在敬畏生命的同时,又否定着变化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然而,从圆的中心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所有的变化都应是凝神思索的奇迹;在每一个瞬间,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的臆想有所减少时,对现实就多一层理解;我敢断言,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还是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烦恼和忧虑是什么?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烦扰我们的生活?我们又应如何加以防范呢?尽管我们身处在表面看起来文明高雅的社会中,但是过一种原始而幽静的生活似乎更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只要知道大致的生活必需品有哪些,并且学会获得它们的方法就可以了。哪怕只是去浏览一下店主的旧账本,看看人们通常都到商店里买些什么,也就是说,大致的

生活用品有哪些,也会获益匪浅。时代的变迁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许,我们的骨骼与我们祖先的骨骼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 生活的必需品

顺便提一下,我所指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不管是一开始,还是经过了长时期的使用,它们对人的生命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即便有人出于野蛮、穷苦或是达观的哲人心境,曾试图摆脱它们而生存,但几乎没有人获得过成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大多数生命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对于生活在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而言,几英寸的嫩草,外加可以饮用的清水已足够,除非它还想去森林中或高山上寻找栖身之地。食物和住所是动物们最重要的生存要素。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对人类而言,生活的必需品可以精确地分成几个重要方面,依次为食物、住所、衣物、燃料;有了它们的保障,我们就可以胸有成竹地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就会对成功抱有更大的希望了。人类不仅建造了房屋,还发明了衣物和熟食;或许,用火取暖是一个意外发现,但却一直沿用至今——起初,那也许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现在围坐在炉火旁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了。我们观察到,猫和狗同样具有这种习性。住所和衣物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正常的体温,但如果室内的温度过高,或者身上的衣物过厚的话,我们的体温也会随之升高——那不就成了炙烤人肉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曾说,南美洲火地岛的居民都是一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当他们看见达尔文和他的同伴们穿戴整齐地坐在火堆旁烤火时,都躲得远远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如同被火烤了一样,竟汗流浹背”。同样,我们还听说,新荷兰岛上的居民身无遮物也不觉得寒冷,而裹着厚厚的一层外衣的欧洲人却瑟瑟发抖。野蛮人的抗寒力是否可以与文明人的才智相得益彰呢?根据李比希^⑥的说法,人体相当于一个火炉,腹中的食物是维持内燃的燃料。在寒冷的日子里,我们的饭量通常大一些,而如果天气暖和,则会相对小一些。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一旦内燃的速度过快,疾病和死亡便无可避免;而如果燃料不足或通风不畅,火焰就会熄灭。当然,生命延续所需的温度并不能与炉火混为一谈,这种类推就到此为止吧。不过,根据上文所述,动物生命的表现形式似乎与体温息息相关。食物可以被当做维持我们内燃的燃料,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体温;住所和衣物则可以用来维持我们体内产生的这种热量。

由此看来,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最重要的需求就是保持其温度,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使我们劳心费神的不仅有食物、衣物和住所,还有我们的睡床,那是我们夜晚的休憩处;我们掠夺鸟的胸脯上最柔软的羽毛为自己搭建温床,就像鼯鼠

用枯草和树叶在洞穴的最里端精心铺设它的小床一样。贫困的人常常抱怨这个世界冷漠无情；天寒地冻和世态炎凉同样令我们感到心寒，这也正是我们的烦恼所在。然而，某些地方的居民到了盛夏时节就会过上如天堂般的生活。在那里，除了用来烹饪食物外，燃料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太阳就是他们的天然之火，大地上的许多果实仅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可以完全成熟；可供他们食用的果实种类繁多，而且极易采摘，在这温暖的阳光下生活，衣物和住所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如今，我已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这样的结论：一把小刀、一柄斧子、一个铁铲、一辆手推车——拥有这几样生活用具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如果是勤学之人，还可以添置一盏台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这些物品的成本都不高。然而，也有一些并不明智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在最荒蛮危险之地，做了10年、甚至20年的生意，为的就是能够生存下去——也就是说，让身体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但最终又终老故乡。最奢侈的富人不仅仅维持了体温，而且热得有些反常；正如我先前所暗示的，他们已经被烤成了熏肉——当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时髦的做法了。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所谓的生活舒适品，非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反而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就这一点而言，最富有智慧的人往往比穷人更能过一种简朴而清贫的生活。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那些贤哲志士都是一样的达观，尽管生活上极其穷困，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然而，这足以令人惊叹不已了。倘若现代的改革家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真可谓是整个民族的幸事了。不管是一个农民、商人、文学家还是艺术家，如果不能站在安贫乐道的立场上，他就无法公正、睿智地去审视人生。在当今的社会上，到处都是讲坛上叱咤风云的哲学教授，而真正的贤哲志士却寥若晨星。因为成为一名教授之后所过的生活是令人称羡的，而若作为一位贤哲，不仅要有见地很高的思想，甚至还要独立门派，除了热爱智慧以外，还要在智慧的指引下，过一种简朴、独立、崇高且虔诚的生活。这就要求他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还要从实践上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急功近利的学者和思想家通常都是胁肩谄笑之辈，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既不尊贵又不高尚。他们只是在设法过活，一成不变地遵循着父辈留下来的习俗，像这样的人是决不会成为一个高尚民族的始祖的。

■ 人们为什么一直在退化？

可是，人们为什么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导致了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致使国势日趋衰弱并最终走向灭亡的骄奢淫逸之风，其本质又是什么？我们能否断言，这种奢靡之风绝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之中？可以说，即便从表面上来看，哲学家的生活也是领先于时代的；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他们都与同时代的人大相径庭。既

然他们能够被冠以哲学家的称号,又怎么会没有更明智的养生之道呢?

如果一个人已经通过上述各种方式得到了温暖,接下来他还会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渴望更多同等的温暖,也不会要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加宽敞豪华的房舍、更加精美多样的衣服,以及更持久更炙热的火炉,诸如此类。在得到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他就会摒弃过剩物品,转而提出更多的需求,换言之,脱离卑微工作的假期即将开始了,如今,他要向新生活迈进!众所周知,泥土最适宜种子生长,因为泥土不仅可以促使种子的根向下延伸,还能使茎叶更有自信地向上生长。可是,为什么人在泥土中扎了根之后,却不能够向天空自由伸展呢?要知道,植物高贵与否,完全要看它在空气与光的作用下所结出的远离地面的果实,能结出饱满果实的植物会受到普通蔬菜无法获得的悉心照料,而且,即使是两年生的植物,也必须经常被摘去顶枝,这让人们无法在开花季节认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我从未想过给那些性格坚强而勇敢的人制定什么规章制度——无论他们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建筑物甚至会比最富有者的豪宅更加富丽堂皇,他们也会更加挥霍无度,但却永远不会因此而使自己陷于贫困之中。对于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一无所知——如果真如我们在梦中所见,世上确实存在这种人的话。还有另外一种人,我也不会给他们制定任何规则——他们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勇气和灵感,并像珍惜恋人那样用一种强烈的情感精心呵护着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自己便属于这类人。有些人无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够生活得十分安心,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做到安居乐业,我的这番话也并不是对这些人说的。我主要的针对目标,是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他们在生活原本可以得到改善的时候,偏偏整日里无所事事,且将一切不幸归咎于自己命运多舛及时势艰难。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会叫苦不迭,对此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宣称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在我看来,这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虽然积攒了一定的财富,却不懂得如何利用,更不懂得如何摆脱它们——他们无疑是用金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无法挣脱的镣铐。

■ 我热衷的几件事

如果我试图将自己过去这些年来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公之于众,恐怕会使那些对我的实际生活状况略有所闻的读者感到诧异,更会令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万分惊奇。在此,我只想约略提及我所热衷的几件事。

无论天气如何,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己的境遇能有所改善,甚至将这种渴望铭刻在我的手杖上;此刻正是过去与未来交会的时刻,而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我的言语可能有些晦涩,请多谅解,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

我所从事的职业有着更多的秘密；我并非要刻意保守这些秘密，而是我的职业本身的特性与它们密不可分。我很乐于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而且决不会在我的门口写上“闲人免进”。

很久以前，我曾丢失过一只猎犬、一匹枣红色的马和一只斑鸠，而且至今仍在寻找它们的下落。我曾向许多旅行者提及过它们，描述了它们的足印以及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呼唤。我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说曾听到过那只猎犬的叫声和那匹马的蹄声，甚至还看到过那只斑鸠隐入一片云层之后；他们看起来非常急于找到它们，似乎他们就是失主一样。

值得期盼的，不只是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对大自然本身怀有热切向往！多少个夏令与冬日的清晨，在所有邻居还未起身为生计奔波时，我便已经忙于耕作了！许多镇上的人、在曙色中赶往波士顿的农民和上山砍柴的樵夫，无疑都曾见过我从田间归来的身影。的确，我从没有为日出出过力，但毫无疑问，在太阳升起的最重要时刻，我是唯一亲历其境的人。

多少个秋日，是的，还有冬日，我都是在城外度过的，我试图探听即将发生的事，然后将其传播到四面八方！为此我几乎倾箱倒篋；我迎风奔跑，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如果那消息是有关两个政党的，我敢说，它一定会最先出现在报纸上。有时候，我也会在悬崖或树上的瞭望台上观望，向新来的人传递信息；到了傍晚时分，便在山顶上等待夜幕降临，以便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但我的收获并不大，因为那种天赐的灵感在日出时便会再度消融。

我为一份销量不是很好的杂志担任了很长时间的记者，那里的编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适合发表；相信许多作家都有过同样的经历——费尽心力之后，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既然如此，我不妨把痛苦本身当做是我所得的酬劳吧。

我任命自己做暴风雪和暴风雨巡查员，一干就是很多年，而且始终恪尽职守；此外，我还委任自己为检查员，检查公路或是纵横交错的林中小径，以保证所有的道路和桥梁一年四季都畅通无阻——大众的足迹可以证明我的工作颇有成效。

我还照管过城区周围的野兽——它们常常跳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们带来很多麻烦；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隐蔽处和角落也会特别注意，不过我总是不知道约拿或所罗门今天是否在一块特殊的田地里耕作过——那与我无关；我还曾在干旱的季节里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荨麻树、红松、黑桤木、白葡萄树和黄色的紫罗兰浇过水，否则，它们极有可能会枯萎。

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坚持做这些工作（我这样说绝无自夸之意），专注而且负责，但后来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镇上的人根本无意将我列入镇公职人员的名单之中，甚至不愿给我一个薪酬微薄的挂名职位。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所记的账目绝对准确无误——但实际上，从未有人前来核实，也没有人来认账，更